

乡村振兴中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机制与减贫作用探析

李 博¹,左 停²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西北乡村振兴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55;

2.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摘 要 乡土知识具有确保农民生计安全,促进贫困户精神脱贫、产业脱贫和实现绿色减贫的功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是实现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结合对不同地区乡土知识促进减贫内在作用案例的分析,力图解释现代科学知识话语体系,城市化、市场失衡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对当前乡土知识惠益分享形成的困境。提出乡土知识的发展需要追求和谐、包容、独立的发展理念,培养乡土知识的继承人,在公平贸易基础上加大对于乡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并加强对原住民权利与利益的保障。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乡土知识; 惠益分享; 减贫

中图分类号:C 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9)04-0136-08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9.04.015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专门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发展、利用等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乡土知识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提升乡村发展软实力和减贫方面均发挥着有效的作用。乡土知识的挖掘、重塑、保护以及惠益分享对于乡村振兴软实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以及在减贫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实现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从而利用乡土知识的发展来促进乡村振兴。所以从乡村振兴与乡土知识发展的关系来看,二者即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与依赖,处于一个协调与共生的环境之中。在中国,乡土知识发展有着较为深厚的基础,并内化在乡村社会的根基中。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站在乡土社区的层面来理解乡土社会的性质,虽然对于乡土知识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性的论述。从目前学术界对于乡土知识的研究来看,大多研究集中在教育学领域和农业推广领域。在教育领域主要围绕乡土知识的内涵、乡土知识的内容与类别、乡土教材的开发及其应用、乡土知识课程的内容与设计、乡土知识应用的成效与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1]。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解析了我国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现实状况和价值,在借鉴国外乡土知识教育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农村教师在乡土知识方面存在的不足^[2]。在农业推广领域,主要探究乡土知识的传播途径与传播模式,有学者分析了乡土知识创造与传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对传统自上而下推广模式进行反思与再认识^[3]。除此之外,大多研究都关注于乡土知识利用。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探析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及其对于减贫的作用,以期重新认识乡土知识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乡土知识体系是非西方社会的人民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社会、自然以及生产条件在日常活动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虽然在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但在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文化多样性保护、生产生活风险防范、医疗保健方法、人文精神追求、可

收稿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削减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制约因素研究”(19YJCZH094);陕西省科技厅

重点产业创新链(群)一社会发展领域基金项目“汉江经济带绿色生态产业链建设与示范”(2019ZDLSF06-07)。

作者简介:李 博(1987-),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反贫困与治理。

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多优势^[4]。另外,由原住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过认知和传承所获得的乡土知识对于实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农村社区的包容性发展、农民主人翁地位的提升以及农村减贫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性话语的统摄下,乡土知识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失去了一定的话语。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土知识的发展也需要振兴。以乡村振兴为背景来探讨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及其在减贫中发挥的作用,是将乡村振兴中的核心思想与理念、价值追求、工具方法等运用在乡土知识的振兴与发展中,进而利用乡土知识的价值来促进减贫事业的发展。具体来讲,就是在对乡土知识价值进行有效挖掘与利用基础上,通过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来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重塑乡土知识在现代社会所承担的功能与所赋予的价值将成为乡土知识在惠益分享层面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目前,中国正处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阶段,在此大背景下,发挥好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对于贫困地区的脱贫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一、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与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

1. 乡土知识的内涵与外延

知识是大众语境中最常见的词语之一,所谓知识就是主体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所获得的关于客观世界和自然本质属性的确实性的经验集合体^[5]。“乡土知识”是由社区内的原住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通过反复的实践和总结获得或形成的认知成果,内容涵盖生产生活的不同方面,是与当地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相适应,且与时代共同进步的知识系统^[6]。这种概念界定既强调了乡土知识的地区性与包容性也强调了乡土知识的广泛性。乡土知识包括社区信仰、宗教、文学艺术、价值、审美、思维意识等,也包括各种哲学思想,如自然观、宇宙观、人类起源发展观、社会思想伦理;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如生产生活用具、家居建筑、饮食、服饰、交通等^[7]。从地域性与传播途径来看,乡土知识具有一定的本土性与区域性,其传播途径主要依靠口头形式进行。乡土知识虽然在短期呈现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率上“明显”弱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但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等长期效应上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难以比拟的优势和内在价值。

乡土知识是乡村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乡土知识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它的溢出效应,也即外延性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外延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乡土知识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通过乡土知识自身所具备的属性以及所营造的社会信仰来获得人及社会的认可,从而促进事物的发展;其次,乡土知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事物的发展,它的外延性在一定条件下还需要通过人来实现,只有人掌握了乡土知识所传播的符号和信息才能作用于其他事物,所以,人在乡土知识的传播中发挥了相应的间接作用;最后,乡土知识外延性只有通过不断的总结、挖掘和保护才能在社会的发展中使其精华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发扬。

在乡土知识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乡土知识的特征和外延性只有通过相应的惠益分享机制才能作用于贫困人口的脱贫。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阐述的是乡土知识如何来促进中国减贫事业的发展,也即乡土知识对于减贫的作用。近年来,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总结和收集了依靠乡土知识来使贫困户和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大量案例,这些案例有效的反映了乡土知识对于减贫的作用。通过大量的调研笔者对乡土知识促进减贫的作用进行了总结,发现乡土知识对于减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贫困户的产业脱贫、精神脱贫及地区绿色减贫等方面,只有将乡土知识进行有效的惠益分享才能促进贫困人口的脱贫。

2. 乡土知识促进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

惠益分享机制是乡土知识在传承过程中所要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通过相应的惠益分享才能让乡土知识中的精华部分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词根解释,惠益谓帮助、援助与恩情,分享谓共同享受,谓与他人讲自己的事情、功绩、情感等^[8]。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机制涉及挖掘过程、利用过程和传承过程,在以上惠益分享的过程中应该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中,遵循“保存—延续—挖掘—创新”的路径,从而推进以村庄为本位的“乡村自主性”发展,形成贫困人口对于村庄事务的全方位参与和治理。在该研究中,对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主要强调贫困户的参与,主张贫困

人口与贫困地区公平的参与乡土知识的挖掘、传承以及利用。在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中可分享的惠益主要是其所富有的价值以及对于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发展所带来的动力,这种动力主要是通过乡土知识的作用来实现的。

在 1992 年国际所签订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将“惠益”二字概括为生物资源利益双方,利用资源输送、转让及其变现,以实现国家之间生物遗传资源的共享及合理利用,其中惠益层面具体包括商业利益、研究开发权利甚至潜在性的衍生价值^[9]。在本文的研究中,惠益分享主要是对乡土知识的合理利用,掌握乡土知识的挖掘和开发权利,并使其衍生出相应的经济价值从而促进贫困人口的脱贫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乡土知识由于历史发展和传承等多方面的因素,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更谈不上惠益分享。而在中国广大贫困地区蕴藏的乡土知识仍然有待于充分的挖掘,建立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机制是激活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对于地区的脱贫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土知识惠益分享机制衍化是通过各种传承性的手段和措施来完成的,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如图 1 所示,在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机制中,其主要包括挖掘及其开发过程中权利共享;贫困人口公平、公正的参与;乡土知识经济价值的全社会共享;传承及发展的可持续等几个方面,通过这种惠益分享机制的建立来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在此过程中惠益分享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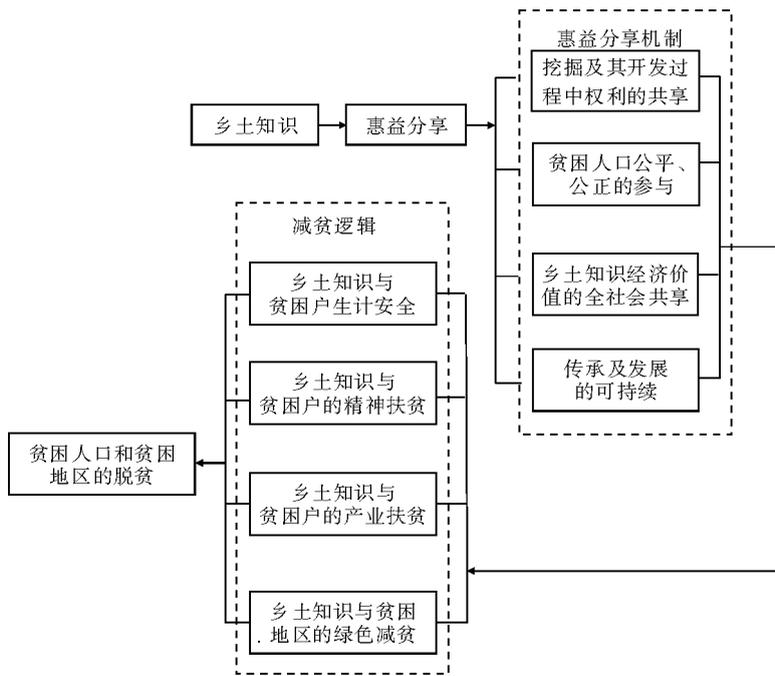


图 1 乡土知识促进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乡土知识促进减贫的内在作用:基于四个案例的分析

乡土知识的传承及其惠益分享机制的建立最终是为了实现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脱贫,通过笔者团队近几年在全国各地的调研发现,乡土知识对于减贫的作用集中表现在多个方面。乡土知识在确保贫困户的生计安全与产业扶贫、精神扶贫、及绿色减贫方面均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以下笔者在乡土知识促进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主要通过相关的案例来阐述乡土知识作用于减贫的内在作用。

1. 案例一:乡土知识与贫困户的生计安全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W 县^①的四村是蜜橘的主产区,在该村 200 多户贫困户中有 80%

① 依照学术惯例,对文章中涉及到的详细地名、人名均做了学术化处理。

的贫困户种植蜜橘,从1998年开始,四村的贫困户依靠种植蜜橘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广大农户在10多年的种植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贫困户王某是村里有名的蜜橘乡土专家,平时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都会向他请教,而且王某根据自己对于当地种植条件的把握培育出的树苗得到了农民的普遍认可。2009年王某被县果业站聘请为村里的农业技术推广员,因为王某种植蜜橘已有10多年的经验,而且熟悉这里的气候、土壤、水质,以及适宜种植的品种。但在2015年,为了提高当地蜜橘的产量,W县从国外引进了蜜橘新品种在四村推广,部分贫困户尝试种植了该新品种,但是三年后,等到2018年蜜橘挂果后,发现产量普遍较低,而且味道也不如原来的老品种,最后经相关专家分析是新品种不适合这里的气候、土壤以及水质,从此之后广大贫困户仍以王某所培育的树苗为主,而且蜜橘长势良好,产品深受客商青睐。

乡土知识独有的优势表现为对于贫困户的营养健康和生计安全具有双重保障作用。生计框架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底层动员和地方主导的发展,其基本假设是“穷人并非一无所有”^[10],这其中肯定了穷人资源禀赋的价值与特性。在生计安全层面,乡土知识往往是小农户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所形成的。在知识、资源、市场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性较小,日常生产通常遵循着传统的方式,而且其知识相对简单并已经被贫困户所完全掌握,受到外界影响而产生的风险较小,即使存在风险,而且风险都属于可控的范围^[11]。乡土社会的农业生产知识,如杀虫、增肥等知识被大量用于种子繁育与生产、农用化学制剂的制作上^[12]。与外来的科学知识相比,乡土知识是原住民利用本土的资源所形成的,外来的科学知识没有对其产生一定的冲击,便于使用和分享,对于贫困户来说准入门槛较低。从乡土知识的传承来看,其场域以农村社区为主,乡土知识已经内化为农村社区居民长期所遵从的生活经验和日常规则。

从W县蜜橘种植技术推广来看,乡土知识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受到了一定的排斥,人们对于现代科学知识的崇拜和对其贡献的认可较为普遍^[14]。在以上案例中,王某所掌握的乡土知识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其对当地品种资源的开发其实是不断吸纳整合现代科学技术,将其转化为本土话语的过程。2018年的引种失败,恰恰是因为没有完成本土转化。在乡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的碰撞中,乡土知识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坚守本土并不断吸新吐故,从而保障当地居民的长期生计。而当现代科学知识与地方文化出现不匹配和水土不服时,冲突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2.案例二:乡土知识与贫困户的产业脱贫

位于秦巴山区H县五村,山大沟深,出行不便,耕地缺少,农业收入每户每年不到0.5万元。贫困户张某,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每年的学费开支要3万多元。该村农户大多种植拐枣树,用拐枣树结的果子来酿酒,拐枣酿酒技术是村里一大传统工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欧某是村里出了名的酿酒行家,平时欧某除了自己酿酒之外,还向村民传授拐枣酿酒技术。近年来,农户将酿造的拐枣酒陆续拿到市场上出售,这种酒没有任何添加剂、口感好、安全又健康而逐渐被市场认可,甚至有城里人专程慕名前来买酒,酿酒的贫困户收入大幅提高。现在五村的很多贫困户每年酿酒的收入可以达到0.4万元到0.5万元。这种拐枣酿酒的乡土知识不但使欧某自己获得了一定的收入,而且带动了其他贫困户走上脱贫之路,并极大地传承了传统工艺,带来诸多溢出效应,实现了产业脱贫。

为了使全民共享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中国政府已经将减贫作为一项长期和重要的发展战略^[15]。从乡土知识对于扶贫开发的贡献来看,一些贫困地区积累的种养殖技术和手工技术极大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云南大理农民的传统鱼鹰捕鱼技术等;一些涉及食品加工处理与饮食方式的乡土生活知识,如湖南农民对于传统酸豆角的制作方法工艺等;在乡土自然资源和乡土知识的开发方面,依靠水、土、耕地、森林等资源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奠定了贫困地区农民生存的基础,如云南藏族农民关于“神山”“神湖”“圣地”的看法与信仰,这其中所蕴藏的乡土知识脉络对于

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确保生物的多样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原住民健康方面,不少地方的中药材以及祖传秘方等对改善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在上面的案例中,拐枣酿酒技术的惠益分享使贫困户的收入有了极大的提升,拐枣酿酒技术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这种依靠乡土知识和技术促进农民增收的方式已经较为普遍,如在很多地区所培育起来的“一村一品”与地理标志产品等,这些都是依靠地方乡土知识与传统文化所形成产业发展业态,逐步形成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有效带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借助这些特有的乡土知识与乡土文化在发展旅游、休闲、观光等产业,这些产业有效助推了地方综合实力的提升,而且成功挖掘与弘扬了地方传统知识,提高了地方发展的竞争力与软实力。在贫困地区,良好的乡土知识传承和技艺是在地方性资源禀赋基础上所形成的资本,农户自身所探索的乡土知识技术脉络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生长土壤,也已经成为贫困户所认可的有效产业发展路径,将乡土知识转化成了产业脱贫的有效资源。

3. 案例三: 乡土知识与贫困户的精神扶贫

在位于黄土高原革命老区 A 县的 H 镇,腰鼓文化是这里所流行的一种乡土知识,豪迈、热情、奔放的腰鼓表演成为这里走向外面的重要文化符号。近年来随着各项文化娱乐活动的增加,H 镇的腰鼓不但继承了老一辈的打法与走法,而且在表演形式上渗入了一些反映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知识元素。在 H 镇成立了腰鼓文化协会,吸纳了很多的贫困户,协会通过吸纳贫困户再进行培训的方式来进行演出,从而获得一定的收入。在 H 镇,很多贫困户通过此途径参与到了腰鼓表演协会,很多原来没事干的贫困户开始有了自己的事情,近年来在腰鼓协会的带领很多贫困户的精神风貌有了极大的改观,不但摆脱了贫困而且将这种民间文化活动传播到了海内外。近年来 H 镇的村民曾多次进京和出国表演,这种极具黄土高原特色的乡土知识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热情欢迎。极大地提高了贫困户的主人翁地位,而且贫困户通过此项活动提升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感。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扶贫政策往往偏重经济开发和提高农民收入,而对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引导、丰富和教育不足^[16]。这在一些地区形成了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和精神贫困。从广大贫困户的基本特征来看,精神贫困者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部分地区这些精神贫困者在农村社区中常常被排斥在主流的生活圈之外,很难通过有效的途径来提升自身在村庄中的地位。在不少贫困地区,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与经验,但从开发和利用的程度来看仍然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17]。作为乡土知识的传承者,贫困户在乡土知识的挖掘与获取过程中不但提高了自身运用乡土知识改造生态系统的能力,而且促使了贫困户的精神脱贫。通过乡土知识传承与对外扩散极大地维护了贫困户的基本尊严和独立性,实现了精神上的最大满足;另外,贫困户通过乡土知识提升了自身的荣辱感与自信心,尊重了贫困户的意愿,而且提升了贫困户社区管理的主人翁意识,让贫困户真正成为贫困治理中的主体。在中国广大贫困地区,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和红色革命老区,由于受民族、历史、风俗、信仰、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形成和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这些乡土知识不但形成了原住民独特的生活习性,而且很多乡土知识已经塑造了贫困户的性格,渗入当地乡村社会中,将乡土知识嵌入到贫困户的日常行为中。在乡土文化习俗方面,农民所形成的传统节目、戏曲、宗教、体育活动等有效的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

作为一种代表地方知识与乡土文化的娱乐活动,腰鼓在繁荣地方乡土文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外界对于这种乡土知识元素的认可,从而实现贫困户的精神脱贫。从当前广大贫困户的基本特征来看,大多数贫困户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仍然较为匮乏,这种匮乏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贫困户生活的自信心,从而滋生了“懒、散、闲”的生活态度,给当前的脱贫攻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利用这种乡土知识可以有效地丰富贫困户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贫困户通过各种活动参与到集体中来,从精神层面有效地满足贫困户的需求,让其彻底摆脱“懒、散、闲”的生活态度。贫困地区精神贫困的产生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日益滋生的,其中旧社会的恶俗、物质贫困、教育的落后、地域偏远、自然环境恶劣等都

是造成精神贫困的重要原因^[18]。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是贫困人口摆脱精神贫困的最有效方式。在以上的案例中通过打腰鼓这种文化活动将贫困户组织起来通过集体性的改造实现了贫困人口精神面貌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这种乡土性的活动将地域文化与知识元素进行了有效的结合,从而通过组织性的活动实现贫困户的参与式发展和文化自觉性的培养,进而从精神面貌和思想层面来改变其贫困落后的状态。

4. 案例四: 乡土知识与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

位于贵州雷山县的郎德苗寨,依托当地12道拦路敬酒、参观寨容寨貌、观看村民组织的歌舞表演、参观上郎德苗寨博物馆和杨大六故居、购买民族工艺品、吃住农家等乡土文化知识资源所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乡村旅游。自2000年以来,雷山县政府先后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放雷山旅游宣传资料,多次参与贵州省组织的旅游促销活动。通过举办近10年的“苗年节”等活动,雷山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雷山县也成为中国苗族文化的重心,对苗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特色鲜明的苗族文化,2008年奥运圣火在贵州凯里的传递将出征仪式选在了朗德苗寨,对全国人民了解该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引来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为在发展旅游过程中提高村民的积极性,雷山县委、县政府和旅游、文化等部门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组织各种技能性人才进驻郎德苗寨为村民进行与旅游发展相匹配的各种培训。组织村干部及部分村民代表到全国各地进行乡村旅游方面的考察、交流与学习。通过这种互动,郎德苗寨与外界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提升了贫困地区的竞争力。

乡土知识不但在促进贫困户的脱贫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于贫困地区,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绿色减贫发挥一定的功效。当前各地扶贫脱贫工作的重心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9]。在一些地区,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基础之上形成的文化符号和资源已经成为贫困户摆脱贫困的主要资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中,乡土知识经过当地原住民的打造和加工,再通过有效的宣传将转换为贫困地区的文化资源,进而成为贫困地区绿色减贫的一种有效方式。与其他减贫方式不同的是这种绿色减贫主要是依靠少数民族所拥有的特色文化与知识来实现的。

在上面的案例中,朗德苗寨利用自身少数民族的乡土知识和文化所形成的旅游资源成为当地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核心元素,实现了自然、社会、文化的有效统一与协调发展。在绿色减贫中,要求经济、自然与生态社会的有机发展,在此过程中绿色减贫将以乡村振兴和地区性的文化振兴为纽带,在尊重地方民族习性和客观现实的基础上通过政府推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来实现地方乡土文化和乡土知识的振兴。之所以朗德苗寨的乡村旅游能有所发展主要是靠在对乡土知识和乡村文化的惠益分享中通过有效的途径来实现知识和文化价值的升值和传播来促进地区的绿色减贫。

三、乡村振兴中乡土知识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乡村振兴的提出为乡土知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以乡村文化为辅助的乡土知识发展中,仍面临多重困境,比如现代科学知识话语霸权的统治以及城市化不断推行使得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乡土知识传承与保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乡土知识像生物多样性一样,虽然人们早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并从中获得众多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全球化”趋势也在加速,民族文化受到更大的冲击,乡土知识面临着重重困难^[20]。以下笔者将着重阐述乡土知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些现实困境也是需要通过对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措施来解决。

1. 城市化使乡土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后继无人

城市化与工业化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竞相争取实现的国家目标,离开农村、外出务工、移入城市已经成为很多农民的生计追求。首先,城市化转移了中国传统乡村大量劳动力,造成传统乡土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后继无人;其次,城市化与工业化、科技化、市场化合力促进了当地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

转型,使传统乡土知识失去了用武之地;最后,城市化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解体,使传统乡土知识的存在缺少了社会文化氛围。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 57 岁,这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能力非常有限,抛荒、减少种植复数、粗放种植等在一些地区成为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普遍措施^[21]。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以及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使乡土知识的传播缺乏传承人,农村乡土知识濒临灭绝的危险态势,很多与农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已经很少有人明晓和熟悉。

2. 市场的失衡影响了乡土知识的传播与发展

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乡土知识较低的收益影响了其传播与发展,虽然农民掌握着丰富多样的乡土知识,但是这些乡土知识并没有转化为农民的可观收入,这首先是由于乡土知识在市场准入方面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入制度,乡土知识被排斥在市场的边缘,无法获得有效的推广;其次,在对乡土知识的开发与成果转化方面还存在创新不足和理念落后的现象,没有将丰富多样的乡土知识转化成市场的所需;最后,在乡土知识的传播中没有建立起一套公平交换的原则,乡土知识的发展仍然处在停滞状态。在对乡土知识的开发过程中,农民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弱化了对于乡土知识的开发力度,无法承担其高昂的开发成本,这也从客观上阻碍了传统乡土知识的传播与发展。市场化的改革使人们对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化的发展过渡为对于经济效率和效益的追求,忽略了对于以传统乡土知识为核心的生态、社会、文化、精神等其他方面的追求。

另外,乡土知识还面临着现代性话语体系的消解,在其开发、传播的过程中,原住民的权利还缺乏法律制度层面的有效保护,科学知识 with 乡土知识如何融合与发展也亟待破题。

四、乡村振兴中促进乡土知识惠益分享的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繁荣农村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乡土知识的传承和振兴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乡土知识是传承乡村文化和促进乡村社会包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是促进减贫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开发战略有效结合的重要途径。

1. 追求和谐、包容、独立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首先,应该改变人类传统的发展理念,转变以效率和效益优先的目标追求,将和谐、生态、多样、宽容、独立的发展理念内化为乡土知识传承、保护的现实逻辑,将乡土知识与科学知识进行有效的融合,摒弃唯科学知识的单向度的知识观,明确认识到乡土知识的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包容相继,协调可持续发展,团结互助、长幼有序、独立自主、积极向上的发展氛围。在这其中,要更多的尊重乡土知识和文化的多样性,给予乡土知识更多的空间,追求丰富多样性而不是同一性;其次,在乡土知识的传承、开发与保护中积极倡导参与式的发展理念,注重贫困户自身发展能力的培育,尊重农民的知识与智慧,注重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育与利益分享,使农民掌握乡土知识传播的自主权;最后,在乡土知识的传播过程中,有效发挥其功能,尤其是在乡村的农事生产中,用乡土知识的独特功能来弥补科学知识功能的不足,为乡土知识振兴创造一个和谐共荣的发展环境。

2. 培养乡土知识的继承人,改善乡土知识的发展环境

首先,在乡村振兴中,借助乡村文化发展的时机,培养一批具有乡土情怀和具备乡土知识传承和保护能力的乡土知识传承人,在部分具有乡土技艺和优秀乡土文化的村庄通过设置乡土知识保护公益岗位的形式来确保乡土知识的有效传承;其次,通过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体验和感知乡土知识,从而在乡土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形成村庄和外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渠道,从内外两方面改善乡土知识的发展环境;最后,国家、政府及文化和宣传部门要制定相应的乡土文化和乡土知识保护、传承、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文件,通过各种奖励和激励的形式在乡村培养良好

的乡土知识传承和保护氛围,从而为乡土知识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动力。

3. 在公平贸易基础上加大对于乡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

公平贸易原则是乡土知识的传播和发展中克服市场劣势的有效措施,也是在乡土知识的发展中需要在经济层面考虑的重要因素。首先,各个地区,尤其对于生态自然条件好,乡土知识丰富的地区要积极开展对于地理产品的认证工作,如依托地方乡土知识所推广的“一村一品”与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等,通过官方认证来保障当地乡土知识传承的可持续,提高乡土知识所带来的惠益;其次,在条件允许的地区推广依靠乡土知识所开发的农产品的公平贸易认证,通过激励的方式保障乡土知识传承与挖掘者的有效权利,使乡土知识的传承者与乡土产品的开发者获得较公平的待遇;最后,在乡土知识的开发中,政府在开发成本和费用方面要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尤其是针对有发展潜力和开发价值的乡土知识,如通过 PPP^① 等形式来解决开发中的资金问题。

4. 加强对乡土知识保护主体,即原住民权利与利益的保障

乡土知识的保护和传承中,原住民是主体,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保其权利和利益:首先,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要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来确保原住民对于乡土知识以及相关乡土知识载体所有权和开发权,使其掌握一定的话语;其次,切实尊重原住民的利益,政府在原住民乡土知识的开发、挖掘和发展过程中要切实尊重原住民的利益,通过建立相应的利益分享机制和互惠机制来实现政府和原住民对于乡土知识的共享;最后,加强对于原住民自身的保护,将掌握某种乡土知识的原住民作为传承人列为国家乡土文化和乡土知识传播大使,给予相应的物质和资金资助。

参 考 文 献

- [1] 李长吉,蔡联华. 乡土知识及其教育应用研究述评[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4(1):4-12.
- [2] 刘芳林,乔莉莉,李宝庆. 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建构[J].教学与管理,2015(8):64-67.
- [3] 赵迪. 乡土知识的创新与扩散[J].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8):21-25.
- [4] 旷宗仁,赵锦辉. 乡土农业知识的现有保护方法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77-83.
- [5] 司汉武. 知识、技术与精细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6] 陈娟,李维长. 乡土知识的农林利用研究与实践[J].世界林业研究,2009(3):25-29.
- [7] 邢启顺. 乡土知识与社区可持续生计[J].贵州社会科学,2006(3):76-77.
- [8] 杨璐媛. 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与惠益分享问题研究[J].法治博览,2018(7):170-171.
- [9] 刘璐. 在惠益分享制度下实现各国遗传资源的经济利益平衡[J].经济研究导刊,2018(7):193-194.
- [10] 叶敬忠,贺聪志,许惠娇. 生计框架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15.
- [11] 左停. 乡土资源、知识体系与精准脱贫的内源扶贫机制[J].改革,2017(10):61-64.
- [12] 柏贵喜. 乡土知识及其利用与保护[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20-25.
- [13] 安迪. 乡土知识与生产力:滇西北农牧区社区的养牛知识与养牛业发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3-26.
- [14] 李博,左停.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66-73.
- [15] 张琦,刘欣. 加强“精神扶贫”助推脱贫攻坚质量提升[J].国家治理,2018(1):43-48.
- [16] 李博,左停.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购买服务式”综合性扶贫治理模式研究——以陕南秦巴山区“公益岗位”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7(2):85-91.
- [17] 余德华,麻朝晖. 欠发达地区的精神贫困与精神脱贫思路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2002(2):76-79.
- [18] SHEN JY, HAN X, HOU YL,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n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strategi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2015(1): 781-785.
- [19] 史志乐,张琦. 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绿色减贫新构思和新路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76-81.
- [20] 张劲峰,耿云芬,周鸿. 乡土知识及其传承与保护[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5-8.
- [21] 朱启臻. 培养职业农民是一项战略任务[N].农民日报,2012-01-11(2).

(责任编辑:陈万红)

① “PPP”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在此模式中鼓励民营资本,私营企业与政府合作。在这里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合作来进行乡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